

中国古典文学作品选读

唐宋传奇选译

TANGDAI CHUANQI XUANYI

施 瑛 选译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前　　言

“传奇”的意思，就是曲折离奇的故事。它原是唐代一位作家裴铏的短篇小说集的书名，后来就把唐宋人用文言文写作的短篇小说称为“传奇”。本书也就是唐人文言短篇小说的选译。至于宋末元初，把戏文、诸宫调、杂剧等也称为“传奇”，明清时代又把一些结构比较完整的戏曲称为“传奇”，那是另外一回事了。

唐代的中国是一个强大繁荣的多民族的统一国家，由于农业、手工业、商业的发达，出现了灿烂的唐代文化，文学艺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。光就小说来说，唐以前的小说，情节和结构都比较简单，其实跟笔记、杂录一类差不多。唐人传奇，一方面吸收了前代小说的特点，一方面加以充实和发展，因而初步具备了近代小说的规模。它们的内容，大都是情节曲折，形象鲜明，结构完整，文词华美，成为唐代文学作品中一个新型的样式。其中有些故事为后代的戏剧家所取材，直到今天还在改编演出。

如前所述，唐封建帝国建立以后，虽然出现了强大繁荣的局面，但农民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却始终存在，并且日益尖锐，而地主阶级的内部矛盾也相

当激烈。同时，城市经济的发展，使得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数量增加了，他们的思想意识，跟传统的封建礼教、伦理道德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抵触。因此，反映在唐人传奇里，就有一些对于门第观念的不满，对于婚姻自主的歌颂，对于封建统治者荒淫腐朽生活的揭露，对于能够见义勇为的英雄豪杰的想望；而写作方法上也多种多样，除了写实之外，还有通过神仙怪异的故事来表现当时的社会内容和作者愿望的。

还有一点，唐代传奇的发达，跟当时的科举取士制度也不无关系。士人们为了求得一些大官的推荐，把自己的作品送给他们欣赏，那些作品有一部分是传奇，因为传奇可以反映出作者的史才、诗笔和议论，即记事的才能、写诗的文采和议论的识见。我们从一些优秀的传奇看来，的确也具备了这三种特点。此外，近代学者又认为唐人传奇的兴起和中唐古文运动也有关联，因为传奇大都是用古文（散文）而很少用时文（骈文）写的。这个说法也有理由。这些情况说明了：一种新型的文体的产生，必然有它的社会基础。

唐代传奇是一千多年前的作品，作者又属于封建统治阶级，因此作品总带有时代的和阶级的烙印，既有精华，也有糟粕。这里选译的几篇，是思想性艺术性比较高、长久以来比较脍炙人口的作品，但里面仍然有值得批判的地方。选译者在每篇的说明里，简略地提出个人的看法，但不一定正确、全面。又，

这本小册子当初应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之约，在一九六四年选译完毕交稿。现在出版，因我已老病，眼疾又接近失明，整理加工实在力不从心了。不足甚至错误的地方，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

施瑛

目 次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前 言 | 1 |
| 柳毅传(李朝威) | 1 |
| 南柯太守传(李公佐) | 34 |
| 霍小玉传(蒋防) | 62 |
| 李娃传(白行简) | 90 |
| 东城老子传(陈鸿) | 123 |
| 虬髯客传(杜光庭) | 141 |

柳毅传

李朝威

【作者介绍】

李朝威，陇西（唐代郡名，现在甘肃省陇西县一带）人，他的生平已难以查考。

【说明】

本篇是唐传奇中著名的作品，写的是水府龙宫、人神恋爱的故事，神怪、爱情、侠义三者交织在一起。它首先歌颂了柳毅见义勇为、正直不屈的高贵品质，其次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痛苦遭遇。作者用浪漫主义的笔调，写了龙女的故事：龙女嫁给了纨绔子弟，受到丈夫和公婆的虐待；回到娘家之后，父母又想把她再嫁给她自己并不中意的濯锦小龙；最后几经波折和柳毅结为夫妇。这里反映了作者要求冲破封建藩篱的理想。但同时本篇也宣传了一些富贵荣华、神仙道术以及迷信命定的思想。

本篇故事情节离奇曲折；人物形象如柳毅、龙女、洞庭君、钱塘君等都刻画得十分鲜明，各有各

的个性；词藻华美，描写细腻，一些对话也写得极好。

《柳毅传》对后世戏曲影响很大。元代剧作家曾编成《柳毅传书》、《张生煮海》剧本。这两个剧本现在经过改编，在舞台上常有演出。

【原文】

仪凤(唐高宗年号，公元 676—678 年) 中，有儒生(书生)柳毅者，应举(应科举考试) 下第(没有考上)，将还湘滨(湘水边，指现在湖南省一带)。念乡人(同乡人)有客(旅居)于泾阳(在现在陕西省)者，遂往告别。至六七里，鸟起马惊，疾(快速)逸(奔跑)道左(路旁)；又六七里，乃止。

见有妇人，牧羊于道畔(旁边)。毅怪视之，乃殊(书 shū)色(非常美丽的容貌)也。然而蛾(蛾眉，指女子的眉)脸不舒(不开展)，巾袖(指戴的穿的)无光，凝(宁 níng)听(静听)翔(止)立，若有所伺(等待)。毅诘(洁 jié，问)之曰：“子(你)何苦而自辱(委屈自己)如是？”妇始楚(悲伤)而谢，终泣而对曰：“贱妾(古代妇女自称)不幸，今日见辱问(蒙你下问)于长(zhǎng)者(品德高尚的人，指柳毅)。然而恨贯(深入)肌骨，亦何能愧避，幸(希望)一闻焉(它，代要说的事)。妾，洞庭(洞庭湖)龙君小女也。父母配



柳毅路旁遇牧羊女

嫁泾川(指泾水龙君，泾水在现在甘肃、陕西两省)次子。而天婿乐逸(放荡寻乐)，为婢仆所惑(蒙蔽)，日以厌薄(厌弃虐待)。既而(接着)将(拿这件事)诉于舅姑(公婆)；舅姑爱其子，不能御(管束)。迨(等到)诉频切(又多又急)，又得罪舅姑。舅姑毁黜(触 chù，折磨、逐出)以至此。”言讫(完毕)，嘘唏(悲痛地发出抽咽的声音)流涕(泪)，悲不自胜(升 shēng，自己也受不住)。又曰：“洞庭于兹(对于这里)，相远(距离)不知其几多也！长天茫茫，信耗(消息)莫通，心目断尽，无所知哀。闻君(您)将还吴(泛指南方)，密通(紧接)洞庭，或以尺书(一封信)，寄托侍者(你的手下人。这是客气的说法)。未卜(不知道)将以为可乎？”毅曰：“吾，义夫(仗义的人)也。闻子之说，气血俱动(激动)，恨无毛羽，不能奋飞。是(这)何可否之谓(说什么可以不可以)乎！然而洞庭，深水也。吾行尘间(人世间)，宁可(哪能)致意耶？唯恐道途显晦(会 huì，看不见，指神仙的世界)，不相通达，致负(辜负)诚托，又乖(guāi，违背)意愿。子有何术可导我耶？”

女悲泣且谢，曰：“负载(负担所托的事情)珍重，不复言矣。脱(如果)获回耗，虽死必谢！君不许，何敢言；既许而问，则洞庭之与京邑(京城)，不足为异也。”毅请闻之。女曰：“洞庭之

阴(水的南岸)，有大橘树焉，乡人谓之‘社橘’。君当解去兹带，束以他物，然后叩树三发(三下)，当有应者。因而随之，无有碍矣。幸君子书叙之外，悉(全都)以心诚之话倚托，千万无渝(改变)！”毅曰：“敬闻命矣。”女遂于襦(如 rú，短袄)间解书，再拜以进(奉上)，东望愁泣，若不自胜。毅深为之戚(忧愁悲哀)。乃置书囊中，因复问曰：“吾不知子之牧羊，何所用哉？神祇(其 qí，神灵)岂宰杀乎？”女曰：“非羊也，雨工(管下雨的使者)也。”“何为雨工？”曰：“雷霆之类也。”毅回顾(回头看)之，则皆矫顾(昂头望)怒步(跨大步)，饮龁(合 hé，咬)甚异，而大小毛角，则无别(没有差别)羊焉。毅又曰：“吾为使者，他日归洞庭，幸勿相避。”女曰：“宁止(岂但)不避，当如亲戚耳。”语竟(完毕)，引别(作别)东去。不数十步，回望女与羊，俱无所见矣。

其夕，至邑而别其友。

月馀，到乡还家，乃访于洞庭。洞庭之阴，果有社橘。遂易带，向树三击而止。俄(片刻)有武夫出于波间，再拜请曰：“贵客将自何所至也？”毅不告其实，曰：“走谒(叶 yè，前来拜访)大王(指洞庭龙君)耳。”武夫揭(皆 jiē，开)水指路，

引毅以进，谓毅曰：“当闭目，数息（呼吸几次，很快）可达矣。”毅如其言，遂至其宫。

始见台阁相向，门户千万，奇草珍木，无所不有。夫（指武夫）乃止毅，停于大室之隅（愚 yú，墙角），曰：“客当居此以伺焉。”毅曰：“此何所也？”夫曰：“此灵虚殿也。”谛视（仔细察看）之，则人间珍宝，毕尽于此。柱以（用）白璧，砌（台阶）以青玉，床以珊瑚，帘以水精（水晶），雕（镶嵌）琉璃于翠楣（门上横木），饰琥珀于虹栋（彩虹般的屋梁）。奇秀深杳（咬 yǎo，深远），不可殚（胆 dǎn，尽）言。

然而王久不至。毅谓夫曰：“洞庭君安在（在哪里）哉？”曰：“吾君方幸（皇帝驾临）玄珠阁，与太阳道士讲《火经》，少选（稍过一会儿）当毕。”毅曰：“何谓《火经》？”夫曰：“吾君，龙也；龙以水为神，举一滴可包陵谷。道士，乃人也；人以火为神圣，发一灯可燎（烧）阿房（鵠旁 épáng，阿房宫，秦始皇时建筑的宫殿）。然而灵用不同，玄化（神奇的变化）各异。太阳道士精于人理，吾君邀以听言。”

语毕而宫门阙（开）。影从云合（比方侍从人员众多），而见一人，披紫衣，执青玉。夫跃曰：“此吾君也！”乃至前以告之。君望毅而问曰：

“岂非人间之人乎？”毅对曰：“然（是的）。”毅遂设拜（行礼）；君亦拜，命坐于灵虚之下。谓毅曰：“水府幽深，寡人（国君自称）暗昧（愚笨），夫子不远千里，将有为（有所企图）乎？”毅曰：“毅，大王之乡人也。长于楚（湖北、湖南是古代楚国的地方），游学于秦（陕西是古代秦国的地方）。昨下第，闲驱泾水之涘（四 sì，岸边），见大王爱女牧羊于野，风鬟（发髻）雨鬓，所不忍视。毅因诘之。谓毅曰：“为夫婿所薄（虐待），舅姑不念（体谅），以至于此。”悲泗（鼻涕）淋漓，诚（确是）怛（达 dá，伤痛）人心。遂托书于毅。毅许之。今以至此。”因取书进之。

洞庭君览毕，以袖掩面而泣曰：“老父之罪，不能鉴（察看）听，坐贻（因而成为）聋瞽，使闺窗孺弱（年轻柔弱的闺女），远罹（离 lì，遭受）构害（陷害）。公（对人的敬称），乃陌上人（路人）也，而能急（救急）之。幸被（蒙受恩德）齿发（代指全身从上到下），何敢负德！”词毕，又哀咤（咤 zhà，哀叹）良久。左右皆流涕。时有宦人（太监）密侍君者，君以书授之，命达宫中。须臾（鱼 yú，一会儿），宫中皆恸（痛 tòng）哭。君惊，谓左右曰：“疾告宫中，无使有声，恐钱塘（指钱塘龙王，钱塘是现在浙江省杭州市）所知。”毅曰：“钱塘，何人也？”曰：“寡人之爱弟。昔为钱塘长，今则致政（不担任官职）矣。”

毅曰：“何故不使知？”曰：“以其勇过人耳。昔尧（姚 yáo，上古时代的帝王）遭洪水九年者，乃此子一怒也。近与天将失意（意见不合），塞其五山。上帝以寡人有薄德于古今，遂宽其同气（同胞）之罪。然犹靡（迷 mǐ）系（囚禁）于此，故钱塘之人，日日候焉（等待他）。”

语未毕，而大声忽发，天坼（彻chè，开裂）地裂，宫殿摆簸（摇摆），云烟沸涌。俄有赤龙长千馀尺，电目血舌，朱鳞火鬚（列 liè，兽类颈上的长毛），项掣（彻chè，拉）金锁，锁牵玉柱，千雷万霆，激绕其身，簸雪雨雹，一时皆下。乃擘（簸 bò，分开）青天而飞去。毅恐蹶（决jué，跌倒）仆地。君亲起持（扶起）之曰：“无惧。固无害。”毅良久稍安，乃获自定，因告辞曰：“愿得生归，以避复来。”君曰：“必不如此。其去则然，其来则不然。幸为少尽缱绻（浅犬qiǎnquǎn，略表情意）。”因命酌互举，以款（招待）人事（指礼节）。

俄而祥风庆云，融融怡怡（移 yí，和乐的样子），幢（床chuáng）节（旗旛一类的仪仗）玲珑，箫韶（相传虞舜时代的乐曲名，这里代指美妙悦耳的音乐）以随。红妆（青年女子）千万，笑语熙熙（和乐）。后有一人，自然蛾眉（这里代表美貌），明珰（当 dāng，明珠做的装饰品）满身，绡縠（胡 hú，丝织品制成的衣）参差（cēncī，高

低不齐)。迫(走近)而视之，乃前寄辞者。然若喜若悲，零泪如丝。须臾，红烟蔽其左，紫气舒(散开)其右，香气环旋，入于宫中。君笑谓毅曰：“泾水之囚人至矣。”君乃辞归宫中。须臾，又闻怨苦，久而已。

有顷，君复出，与毅饮食。又有一人，披紫裳，执青玉，貌耸(容貌出众)神溢(精神饱满)，立于君左。君谓毅曰：“此钱塘也。”毅起，趋拜之。钱塘亦尽礼相接，谓毅曰：“女侄不幸，为顽童所辱。赖明君子(贤明有德的人，指柳毅)信义昭彰(分明)，致达远冤。不然者，是为泾陵(泾阳)之土矣。飨德(享受恩德)怀恩，词(话)不悉心(充分表达心情)。”毅坳(灰 huī)退(谦逊)辞谢，俯仰唯(伟 wěi)唯(答应的声音)。然后回告兄曰：“向者(方才)辰(上午七时到九时)发灵虚，巳(四 sì，上午九时到十一时)至泾阳，午战于彼，未(下午一时到三时)还于此。中间驰至九天(高天)，以告上帝，帝知其冤，而宥(又 yòu，赦免)其失(过错)。前所谴责，因而获免。然而刚肠激发，不遑(来不及)辞候，惊扰宫中，复忤(午 wǔ，冒犯)宾客。愧惕惭惧，不知所失！”因退而再拜。君曰：“所杀几何？”曰：“六十万。”“伤稼(农作物)乎？”曰：“八百里。”“无情郎安在？”曰：“食之矣。”君怃(五 wǔ)然(不高兴

地)曰：“顽童之为是心也，诚不可忍；然汝(你)亦太草草(卤莽)。赖上帝显圣，谅其至(极度的)冤。不然者，我何辞(哪能逃避责任)焉！从此以去(以后)，勿复如是！”钱塘君复再拜。

是夕，遂宿毅于凝光殿。明日，又宴毅于凝碧宫。会友戚，张(排列)广乐(盛大的乐队)，具(备办)以醪醴(疗里 liáolǐ，美酒)，罗(陈设)以甘洁(指精美的食品)。初(开始时候)，笳角(军中吹的乐器)鼙(皮 pí 鼓)(古代军队中用的小鼓)，旌旗剑戟，舞万夫于其右。中有一夫前曰：“此《钱塘破阵乐》。”旌幢(这字未详，可能音臂 bì，指剑戟)杰气(气概英武)，顾驟(顾盼和奔跑)悍栗(触目惊心)，座客视之，毛发皆竖。复有金石丝竹(指打击和吹弹的各种乐器)，罗绮(丝绸衣服)珠翠，舞千女于其左。中有一女前进曰：“此《贵主(公主)还宫乐》。”清音宛转，如诉如慕，坐客听之，不觉泪下。二舞既毕，龙君大悦，锡(赏赐)以纨绮，颁(班 bān，发给)于舞人。然后密席贯坐(坐位互相紧紧靠拢)，纵酒(放量喝酒)极娱。

酒酣(酐 hān，酒喝得畅快)，洞庭君乃击席而歌曰：“大天苍苍(深青色)兮(西 xī，啊)，大地茫茫。人各有志兮，何可思量！狐神鼠圣兮，薄(依附)社(土地神堂)依墙。雷霆一发兮，其孰(谁)

敢当？荷（贺 hè，感激）真人（有道的人，指柳毅）兮信义长，令骨肉兮还故乡。齐言（助词，无意义）惭愧兮何时忘！”洞庭君歌罢，钱塘君再拜而歌曰：“上天配合兮，生死有途（定数）。此不当妇兮，彼不当夫。腹心辛苦兮，泾水之隅。风霜满鬓兮，雨雪罗（撒满）襦。赖明公兮引素书，令骨肉兮家如初。永言珍重兮无时无。”钱塘君歌阙（缺 quē，曲终），洞庭君俱起，奉觴（敬酒）于毅。毅蹴躇（促及 cùjí，恭敬不安的样子）而受爵（酒杯），饮讫，复以二觴奉二君。乃歌曰：“碧云悠悠兮，泾水东流。伤美人兮，雨泣花愁（形容女子的哭泣伤心）。尺书远达兮，以解君忧。哀冤果雪（洗净）兮，还处其休（喜庆）。荷（感谢）和雅（亲切的款待）兮感甘羞（美味的食品）。山家（对自己的家的谦称）寂寞兮难久留。欲将辞去兮悲绸缪（谋 móu，难解难分的感情）。”歌罢，皆呼万岁。洞庭君因出碧玉箱，贮以开犀（犀牛角，传说犀牛能以角使水分开），钱塘君复出红珀盘，贮以照夜玑（夜明珠），皆起进毅。毅辞谢而受。然后宫中之人，咸（都）以绡彩珠璧，投于毅侧，重叠焕赫（光采耀目），须臾埋没前后。毅笑语四顾，愧揖（一 yī，拱手行礼）不暇。洎（计 jì，等到）酒阙（酒喝够了）欢极，毅辞起，复宿于凝光殿。

翌(益 yì)日(第二天),又宴毅于清光阁。钱塘
因酒(借着酒意)作色(变了脸色),踞(不客气地张开两
腿坐着)谓毅曰:“不闻猛石(坚石)可裂不可卷,义
士可杀不可羞耶? 愚(自己的谦称)有衷曲(内心的话),欲一陈(说)于公。如可,则俱在云霄;如不可,
则皆夷(下降)粪壤。足下(对人的敬称)以为何如哉?”毅曰:“请闻之。”钱塘曰:“泾阳之妻,
则洞庭君之爱女也。淑性(善良的性情)茂质(美好的品质),为九姻(九族)所重(敬重)。不幸见辱于匪人。
今则绝矣。将欲求托高义(指柳毅),世为亲戚,使受恩者知其所归,怀爱者知其所付,岂不为君子始终之道(有始有终的道理)者?”毅肃然而作(站起身),歛(忽 hū)然(忽然)而笑曰:“诚不知钱塘君孱(蝉 chán)困(愚弱不明事理)如是!毅始闻跨九州,怀(包围)五岳(大山),泄其愤怒;复见断金锁,掣玉柱,赴其急难。毅以为刚决明直,无如君者。盖犯之者不避其死,感之者不爱其生,此真丈夫之志。奈何箫管(指音乐)方洽(和谐),亲宾正和,不顾其道,以威加人? 岂仆(自己的谦称)之素望(原来的希望)哉! 若遇公于洪波之中,玄山(神话中的山)之间,鼓以鳞须,被以云雨,将迫毅以死,毅则以禽兽视之,亦何恨哉! 今体被衣冠,坐谈礼义,尽五常(仁、义、